南冥集 [illegible]

敎旨
祭文
輓章
補遺
書
墓銘
行狀

行錄
墓碣
弔狀
祝文
追錄
致祭文
祭文
上樑文

南冥先生集卷之三

附

敎旨 丁卯十二月十六日

具鳳齡製

王若曰嗚呼濟川必待於舟楫構厦當資於棟樑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孰有不登賢俊不任鴻碩而能興治道歟肆惟我 先王季年更化勵精求理好賢有誠待士以禮爰命具僚搜揚遺逸賢於是時特膺 宣旨鄭傳交馳布衣登對 溫語丁寧奬掖崇至盖自東國以來所未有之盛事也景星爭覩而白駒難縶寵秩纔加而雲翮還騰 淵衷正軫於側席惓痛終

極於崩天眇眇予宗小子嗣無疆大歷服嬛嬛在疚
惟不克負荷是懼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夙夜兢惕罔
知攸濟此誠國家安危之會宗社存亡之秋也昔商
之太甲周之成王間世之賢君也然猶嗣服之初未
免有失德終賴匡救之力基業得不墜矧予冲人入
自私邸仰戴 慈恩摠攬權綱素無輔養之功顧闕
體驗之實其於君德明暗政治得失人物邪正古今
成敗豈能灼見烱知隨事精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也雖左右輔弼之臣晨夕篤棐任重道遠有退無進
秕繆滋多過咎日彰玆予憂慄恐速戾于躬自取禍

殃人有序善士有才長思欲咸共理于朝況聞高義
樹立卓異輕千駟脫世紛而獨往蘊經世之材而深
有用之學哉肆予竭誠形諸夢寐幸賜以寡昧爲不
足與有爲而翻然一起使予獲聞弘道之方益廣取
善之路置莊嶽而學齊語無負居州起草廬而贊漢
業庶效孔明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豈獨無負於所
學抑亦有以報知遇於 先王也喪亂蔑資邦本殄
瘁殞心慘目予將疇依嫠不恤緯而悲周室女惜園
葵而憂魯國彼無知女子其於國家忠憫迫切至於
此極以高賢超世幹時之器當艱危之際尚不爲哀

憐邈然無動於心憂時愛君之義果與二女子何如
大抵幼學欲以壯行窮養所以達施惟其時可否道
是非而出處顯晦士君子行己立志不越於此矣若
同室有鬪而尚堅閉門之守是特晨門荷蕢潔身亂
倫者之爲耳非所望於權時處道之賢者也嗚呼善
人天地之紀君子國家之基也予處欒棘之中豈爲
彌文粉飾之擧虛應故事而已歟誠願試歷蒲輪許
登龍閣嘉言讜議旣以繩愆而糾繆高風峻槩亦以
範世而師俗俾予凉德得免於顚躋之塗寔所至懷
賢其念哉故玆敎示想宜知悉隆慶元年十一月日

又 丙午七月日下諭

予以不敏似之好賢之誠前雖有超授職而不肯就職予實愧焉當今末世遺逸之士豈不懇求乎待凉時乘馹上來以俟予言事 有旨 嘉靖四十五年七月日

又 同年八月日下諭

頃因慶尚道觀察使姜士尚馳啓仍知老病不得上來予心缺然予以不敏誠之好賢以致如此亦可愧焉相當藥劑下矣須勿拘於老病隨便善調上來而令本道監司食物亦備給矣爾其知悉事 有旨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日

又 丁卯十一月日下諭

予欲見賢士之心一日急於一日但年高之人如此隆寒或慮傷寒不克就道爾其勿拘遲速待時日溫和從容上來事有旨隆慶元年十一月日

又 戊辰封事批答

頃日所志予常置諸座右觀省之際觀此格言益知才德之高矣予雖不敏亦當留念爾其知悉事隆慶二年戊辰五月日

又 謝宣賜食物疏批答

省所陳疏章可見其憂國之誠雖在畎畝未嘗少忘

也甚用嘉焉若其所賜微物何謝之有爾其勿謝事右有旨

隆慶五年六月日

賜祭文　　　　　　　　　　　　沈義謙應製

國王遣禮曹佐郎金瓚諭祭于故宗親府典籤曹檟之

靈惟靈河嶽正氣宇宙精英凝資秀朗賦質純明蘭

畦茁芽詩禮之庭習文肄藝超羣擢硏早見大義旁

搜蘊奧嘐嘐孔顏是期是造天極斯文士共所道雕

真斲朴媢于時好益堅所志公不渝操餘事宪詞望

道慥慥爰有所詣遂嚴聲華握瑜懷瑾高樓烟霞斯

夕典墳益事講劘卓爾山峻淵若涵河清標霜潔馨

德蘭薰氷壺秋月景星慶雲遠豈忘世憂深感臣嗚
呼此心堯舜君民 先王初載盜臣秉柄奧貪跖蹻
以邪攻正三精幾晉人紀將覆仰屋深思誰因誰極
天佑 聖衷鋭意徵賢宣麻九重玉帛翩翩公斯奮
厲爲國身捐讜言風發義正辭嚴孰謂鳴鳳發此衆
鉗奸諛寒骨與僚汗顔威鎭宗社忠激朝端人謂公
危公不小慄及茲季年 聖念深惕黜回屛奸思賢
訪德首起我公馳驛頻繁白衣登對集羨効君咨應
如響魚水相歡公思舊居式遄其歸白駒難縶與言
在茲逮予嗣服夙欽公聲適追先志屢煩干旌公乎

邈邈愧我菲誠涎忠獻章言光識宪朝晡對越以代
扆屛庶幾公来作我股肱詎意一疾少微告徵濟川
誰倚高山何仰亡子疇依生民誰望言念及此予心
惻愴思音隐遁代有烈光由務樹聲唐虞其昌魯連
抗秦嚴光跌漢縱云一節尚或弭亂況乎美德金玉
其貞樓身數畝爲世重輕光燭一代功存百世榮贈
雖加豈盡其禮伊昔賢王恨不同時予昧斯言深懷
忸怩音容永隔此恨何量睠彼南服山高水長天不
慭遺大老繼零國以空虛奈無典刑聊伻洞酌予懷
之傷精靈不昧歆我馨香

又　祭文　　成大谷

維隆慶六年壬申四月日成運謹遣金可幾敬祭于故宗親府典籤曹君之靈嗚呼麟死魯郊鳳去岐嶽悠悠宇宙靈物隱沒於休哲人爰耀其儀稟精嵩嶽千載應期美質清粹受之自天如彼胎珠濯出清淵生而岐嶷頭角嶄然清標映人英才穎脫超乎出類雞群鶴立其在兒齒兀乎老蒼坐有常處身不下堂端嚴淵默見者動魄早自惕覺篤志聖學皷作六勇如怒未泄下帷讀誦研窮性理常若不及撑船上水居敬集義反躬踐實視聽言動

佩衍四勿覆簣爲山其進未止勔力鑿井次水後
已一片心地汙焉收功學成而醇德積而崇榮華
外發燮乎其文思若泉涌健筆凌雲豈事藻繢誇
耀人目立言造理典謨是式不喜禄仕末捨舉業
人取我棄不知者疑豈曰無志所學乖時清思皦
皦厭世雰濁峩峩神山雲深水碧乘駒入谷於焉
匿跡斲巖開屋清風掃席白石爲床左史右經凝
神尸坐儼若圖形時乎息焉搘杖乃起穿雲訪鶴
聽泉醒耳每值良宵天心得月抱美清輝方寸皎
潔十年于山所造益深韜輝上騰蘭香遠聞潜德

不掩名徽 華勛鶴書徵召恩加命服潜伏不起
如鳥避弋素節愈厲莫我敢棄身處雲巖憂在
王國累章叫閤大論謇諤如持大阿横截秋光拔
棄不省於君何傷縉紳推風交盖接武聽聞清論
樂甚鍾皷祈祈學徒抱經就質單辭袪惑明若覩
日羣飲于河人得滿腹方倚耆德作人儀則天不
憖遺摽擢奄及嗚呼哀哉神龍逝矣鱗介靡依儒
宗亡矣吾黨誰師呼天無及百身莫贖雲愁水咽
山林蕭瑟 聖心興悼超秩贈爵命官弔祭寵錫
優渥嗚呼哀哉余始戴冠與子相知明霜契合和

如塤篪琢之磨之惟道與德揮君利斧斲我頑樸
槐友不如許以輔仁昔在洛都連棟爲隣朝談侵
夕夜眠同床弦矢相離箕南斗北摶沙放手雲龍
相失獨憑烹魚時慰惻惻由其不死聲聞猶續今
其奈何幽明永隔嗚呼哀哉我老其耋宿痾轉篤
鬼質枯羸下床無力回望天南山川遼濶神駕啓
路我不執紼靈櫬下土我不臨穴奠不親酹焉云
盡誠拜雖代手哭不借聲無面泉裡見我良執辭
以僞臆舉聲腸絶嗚呼哀哉尚饗

又　　　盧禛

惟公受六正氣爲世人豪潔誠内篤直方外操抗
志古人勇往不怠泥塗軒冕睨視若浼確乎自守
其介如石言論英發雷厲風烈憂時閔俗動於容
色好善嫉邪發自衷悃洞察幾頭要撥源本遇事
剛果無有吝滯清明脫灑義堪砥礪早事奇文期
軼一世勇拋不顧甘掩柴荊知以善養肯屑昂莊
眼空宇宙一笑悠悠道高見憎不免羣咻公一其
操無悔無尤卒隨以定心乎翕服從此優游幾多
歲月山海雷龍往来無恒晚卜頭流爰得我所樹
竹悄蒨溪竪窈窕齋傍山天端坐味道一簞一瓢

曠然自老鶴鳴九皐 除書屢下志無小用詎輕
赴謝猶念時偷復惻民病瀝血控疏論說勁正中
有 旋招禮意殊蔑亦不馹赴馬僕蕭然登 陛
一對不辭言旋搓軺蹕簷衿佩来朋激仰振拔多
有感興瘝幾仁壽未享清福如何一疾遽摧樑木
遐邇驚嗟士友號踊嗟公志行縱無施用生有
賜粟歿又 諭祭剏見我東猶存風厲耻余蹇劣
夂仰斗杓每承高論鄙萌自消去歲仲冬一躡山
磴雨洗蹤松葉淺幽徑拜揖庭階愈覺仰止望公
翔鳳自視螻蟻未幾遽虐問价續馳卒纏晚省勢

及殆而執手仰視情悽焉窮猶恃神扶孰意長終
病廢三月一哭無從令迫窀穸乃始匍匐瀝酒告
哀逝肯昭格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吳健

元氣之會篤生哲人卓立海東蓋世精神龍潛九
淵鳳翔千仞明透鬼神勇奮行陣橫渠壯志見義
奮迅泰山秋氣俯壓偷風經濟其才局蹐何容麤
拳大踢着他無地蘭佩荷衣軸邁求矢立定脚跟
堅節刻意涵省主敬斷制以義駕風鞭霆濶步遠
指剛方嚴毅繩直準平虛明洒落玉潔氷清良蓄

陽德雷開萬戶眼索幾微心衡今古休休樂善燁燁
春容奮然嫉惡差差劒鋒爽人曾慣澄世澆濁才屈
命世志常愛物視民瘼瘝血誠矜惻研畫救策對人
痛說隱非忘世寧豈獨潔士知所趍民服其德允矣
吾師展也先覺心得體用學非口耳百代大儒三世
徵士暫起嚴衮不作商霖數封直疏只露丹心殉身
以發天道難諶嗚呼哀哉健也小生亦忝趍侍爲學
之方識時之義提耳警惰誘掖諄至朽木難雕呼寐
貿醒矣脚名途薰心外榮奔馳貿貿病魔乘之廢假
數年獲侍嚴儀冀擊頑蒙以收桑榆何意至此不堪

驚呼嗚呼象哉去歲季秋尋拜山麓德宇英粹辭氣
厲確鞭策蹇步警發昏塞亦及時事齎咨太息曾幾
時日遽嬰劇疾千里驚聞再寄封藥未及達意奄至
易簀病不待扶發不飯含孰知我悲死有餘憾嗚呼
象哉剛明之資正大之器堅白之操篤信之志經綸
之蘊勸戒之辭不復聽聆小子疇依有舍閒寂有齋
窈冥溪鳴幽洞草綠空庭為誰重尋瞻慕儀刑言念
及此膓裂心摧不知何年復此胚胎斯文興喪係世
安危上為 國痛下哭吾私祗憑几遙有淚如泉不
睎者存廢鑑鄙衷嗚呼象哉尚饗

又

門人金宇顥

嗚呼先生而至是耶出群之才獨詣之識強哉不變之志毅乎不拔之節不復得見於此世矣嗚呼哀哉堅固刻厲之學烈日秋霜之氣英發動人之言論清修勵世之風致不復得以親炙之矣嗚呼哀哉小子何幸弱冠趍隅恭惟先君志實同趍古人靜坐謂公如之施于孤露敢不適追托屬門墻委以函丈一十年來備承誘奬高論凜烈德宇峻爽海亭秋深山齋夜寂肅容相對誨我眞切薄資難強蹇步莫前曰而做工之百之千雷天二字俾我佩服奉而周旋不敢怠忽出處之道君子慎諸

先生確然七十年餘小子悅之學焉未能世途崎嶔賢智危兢脚跟未固顚躓是虞問所宜行靡我愚諫霜松雪栢曰汝是願相期歲寒保爾無隕善必守死學維篤信小子之侗敢不自奮爰佩至訓內懼涼薄尚此依歸示我周行眼高義於門下期日邁而月征侍道體之康強喜未替於儀刑嗚呼已矣孰知先生遽懷夫厭世之情也而今而後吾復悵悵其何適也惟修身以補過庶無負乎教育然力弱而學微恐素志之有失尚先生之貽鑑陰有以補吾志乎冥漠不昧者存照此衷曲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鄭逑

嗚呼先生稟天地純剛之德鍾河嶽清淑之精才高一世氣蓋千古智足以通天下之變勇足以奪三軍之帥有泰山壁立之像有鳳凰高翔之趣璨璨如峯頭之玉顥顥如水面之月自我而觀之宜其為振東方未有之人豪矣先生早業文章博通群書為文字未始為世間尋常之語奇偉峻特嵬磊崛強燦爛錦繡之華炳烺龍虎之章自可以輝映今古竦動百世而謂吾人大業初不在此而有以妙契於古人出處之一言則超然自反於性分之內奮然用力於為已

之事隱居求志閉戶積學忠信以爲本敬義以爲主佩四字之符達百勿之旂抽离宮太白之精而取內明外斷之義幻天上雷龍之畫而觀尸居淵默之象克己之嚴則厮殺九竅之邪而姦聲乱色罔敢或干保守之密則閉塞三關之入而閑思雜念罔敢或萠肅然常若鬼神之森於前生龍活虎長在冲漠之中起居衣帶之間猶有喚醒主人翁常惺惺乎者而凜凜之意无切於人所不見之中至於歲月之久含畜之深大本旣立流轉日用之間無非這箇動蕩之妙後生小子不敢以階梯分寸仰測其方體端倪而猶

不敢自謂已到於活熟無言之境則先生之於道義亦可謂辛苦而後得之者矣先生平生未嘗一念不在於世道至於蒼生愁苦之狀軍國顚危之勢未嘗不嘘唏掩抑至或私自經畫處置於胸中而以爲必先提掇於紀綱本源之地則初非不屑夫天下之事者而懷德遯世高潔自守終世婆娑於窮山空谷之中而雲山是伴松月是玩湯聘雖勤於 九重囂囂不改於畎畝有如獨鶴高飛於冥冥之天浩然自樂於江湖萬里之外而終莫能馴則先生之於出處其獨見內斷之義夫豈他人所可與知者而以先生之

才之德何事不可做了而縮手袖間終不見其有為
焉則亦豈非世道之不幸哉先生風骨肅爽神采秀
發識慮高遠辨局宏深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浼唔
直方剛嚴不屈不撓聞之者有以潛消其鄙邪之心
對之者有以振發其清明之志千鈞氣力萬丈光焰
足以聳動風節扶樹綱常多士踵門遠近彙征名尊
當代望重四方而先生閱人既多眼目亦高四海如
空千古渺然恢恢乎濶步於獨立之境悠悠乎高舉
於獨觀之地時見經童學竪顛躓嬉戲於儀文度數
之末妄談天命之性而昧夫洒掃之方瑣瑣碌碌終

不足議爲於大方之家而至於志道之士願學之子潔進之誠憤悱之功有不能已焉則論說警策叩竭兩端言論激昂詞辨駿烈引物譬喻愈出無窮如河轉海倒風凜雷厲而惻惻愛人之心懇懇樂善之意洞然呈露洋溢于揚而表襮不得防畛不設羌羽洒蓊自成一家此雖不足以見先生之大而非先生之大則亦何能浩博如是而無所不足哉至於詩文兵法醫經地志雖無一不曲暢旁通爲德道之用而此豈真足以爲先生之輕重者哉然世之知先生者既鮮其自謂者之皆不過曰山

林隱逸之流而已而不知者輒復詆訶至有加以不遜之辭而無所忌憚焉噫於先生卓卓之見磊磊之節惇敍之學渾渾之量有非所可窺測其萬一而於先生謙謹之德亦何足爲之置辨哉嗚呼念我小生蓋自十五六歲時始得聞先生之風而知欲慕之而癡騃貧遠無以自達於門庭之下徒廑星斗之仰者待春風之座者殆將十年東脩之將曰自丙寅之春而幸先生之不鄙棄之而收而置之弟子之列而又復以爲可教而每許以義分相與之地而凢先生平生交游經歷學行志槩與夫古

今賢愚治亂得失世道時變邪正是非出處語黙之道進退行藏之義無一之或秘而盡與之開誨至於連日繼夜而不怠於是愚昧狂妄之所以慷慨興起而自堅立其惰慢迂拙之身心者爲如何哉頃者數四年之間方自墜在罪戾憂虞之中而疾病又從而廢痼之顛倒狼狽與鬼爲隣而先生未嘗一日相忘書問慇懃問問相續又恐其一朝溘然而或死也至有對人語及嗚咽涕洟之語述亦每得先生書未嘗不西望隕涕以感其知己之恩也去年冬又得先生書既問疾病之況又慰貧

苦之狀又有春日載陽匹馬尋山之教而纔未數月忽又聞先生之寢疾馳往省之則先生病雖云劇神宇清朗論辨雄確了無一毫有異於平昔者留侍半月而來而旣又聞先生漸向蘇境謂神明扶持可得無憂孰謂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而使先生乃至於斯耶消息一理死生一致人生百年誰則不然則在先生全歸之心奚足爲憾而梁木旣壞吾將安放哲人其萎無復儀刑則在小子悲隕慘痛之心又復可以記極也哉然有一說焉先生則已矣而先生之心則炯炯不亡參倚羹墻

洋洋左右則請庶幾有鑑小子之誠而默佑其衷
毋令有欺於隱微幽獨之中也嗚呼聞先生之喪
而病卧支離未即奔走而遲遲一哭尚在數月之
後昏憊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感念平生悲
愧来并一觴奉訣萬古心情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崔宗夔

嗚呼哀哉先生而至於斯耶明正務實之學如傷
痛瘝之仁剛大趠遠之才無分寸施之於時無分
寸傳之於後而齎志殉身以沒空令此空山名與
日月昌焉嗚呼天之生先生也果何爲耶嗚呼小

子無狀曉幸納拜漢漢高山雖不敢仰止洒洒清風實所心服方將卜居近境庶得執箒門下薰沐道義餘波豈料昊天不弔奄至斯極嗚呼痛哉嗚呼小子無狀獲拜門下今雖累年千里多病承顔承席其日幾何怠慢不處修問起居亦多闕焉追惟至今死有餘憾病不得攀扶歿不得飯含奔赴亦未得及人他日地下將何面目更承前席死有餘憾嗚呼雪月精華更炙何日聊備薄奠用薦微誠荒衰不文情意悲迫言無次敍尊靈不亡必鑑此心尙饗

又　　　　門人河沆

星散五百墜緒茫茫長夜沉沉孰酣黃粱爰盡帝
衷眷于東荒儲精渾淪篤生寧香凝嶷風骨其泣
喤喤到長好學孜孜不倦日擊心解不破黃卷早
業文章炳炳筆力戰藝京師有司刮目遂岳會試
晝蛇着足俛仰長思人參三才丈夫事業繼往開
来功名富貴只榮一時忽然大悟盡前之爲葺室
金官湖海之濱門户看書種松龍鱗作舍雷龍鳳
城苔磯兄友弟恭花蕚相輝是亦爲政本立道生
君子大志一普蓋名窮深極微發軔遠程聖逮言

湮道喪千年萬卷辭義浩漫茫茫靜坐精究沉潛
玩味對越上帝嚴恭寅畏魯齋有訓頓覺八頭萬
理一途千聖共由奮然勇往確乎力行存存惟一
無有將迎克我持守膺膺勿勿三軍堅壁太山屹
立惟此一幾之善之惡猛省戒慎念茲在茲義以
爲質知至至之敬以直內與天爲徒持已著實受
人者虛既博以文反躬造約真積力久英華外發
淵沖其志豪邁其容斂變酬酢包羅心宵和恒直
方邦上收功惺惺主人嗖起金鈴生龍既捕意馬
不驚寂虛感通繩直準平遇事敏決高識遠見修

辭立誠取人片善尚論千古每出新意快議當今使人興起允矣吾師成已成物士林典模國家氣脉感動聞風覩德心服蘭香遠飄　鶴書飛來瀝血瀉心瞻望三台難進者在豈曰高尚不是無悶林居自養山天有齋以蓄其德敬義二字成始成終深造遠詣無幽不通佳山勝水碩人之寬叔孫雖多奚奪我歡嗚呼哀哉仁者有壽古聞其說今胡不然天意漠漠不稼有兆斯民無祿斯人斯疾斯文將喪藥物甚多不差銖兩空青罔效華佗窮術臨化開教指敬以入心氣猶剛疾望蘇復何意

斯教家訣終天失聲塡咽淩落漣漣嗚呼哀哉小
子疇依斯文何托　天聽悲慟賜祭賜爵生順死
榮自得則多顧余旨聾何所取柯流也無狀弱冠
忝拜環顧空空一懼一愧不遂草面警教諄至即
事取譬異我曉義嚴毅確實謂我勉致受質昏冥
未邁昭訓顧余不敏我師無隱六載草土又遭不
諱立揚既不卒業又未嗚呼曷歸孰知余思炙雞
漬絮既後徐䄍未能反奠實愧子貢草具薄饌豈
云祭供只鑑衷曲爽幾一歆三酌長辭腸絕摧心
嗚呼哀哉尚饗

又　　觀察使任說

惟靈希世之標邁倫之識人戰紛華我収顏克清言激俗直疏動　天晩祗　宣召荅揚細氊士林所幸在　國爲光曾不小留共歎食塲頭流山下兩堂之川日對黃卷容膝數椽一飯孫忠短歌長篇貧於原憲化並伯玉繼來朱綫不改所樂英風雅範起懶敦薄顧余微末宿仰超卓奉節而巡偶玆嶺表擬獲瞻拜以紓夭紹詎意不弔洪流木拔上爲列星公自快活攀追末及此懷何托慟深有奠巽歆洞酌尚饗

又　咸陽郡守李長榮

卓乎其姿超然其識道尋墜緒德薰漓俗雄膏不
食賁乎丘園中閱外肆雲直鵬騫隱非長往憂時
抗疏累朝側席勉乘蒲車靈龜曷舍幽貞未卜望
門負墻飲河充腹憤世談務鈎鉾差差何物二豎
俾哲人萎天之何爲秘小徽光地胡呈婑不穗斯
忙顧余薄劣高山是仰亟承緒論耳存遺響已乎
觀化吾道疇依臨風長慟非但爲私尚饗

又　門人李魯

天不愛寶地不惜珍凝英鍾粹應期千春是誕元

哲爲世作程金堅玉聞徳宇天成早透眞關妙契
道奧精思刻厲實學實蹈原心毫忽析理錙銖韻
餘龍門源的氷壺操存敬義洒落誠明和恒直方
嚴毅剛貞養深積厚神光内腴而形而著動與天
符亹亹龍成其徳正中酬酢萬變浮雲太空婆娑
林壑袖手經綸推其未緒三代可甄太而難容何
時之否自任者重寧隱不仕肥遯無悶樂則在是
君民一念未嘗忘爾擧世齊譖誰識其貴叔孫何
多臣人可畏殉身以沒天也奈何不愛不惜天意
其那堂堂名教萬古不磨其明其晦時耶命耶嗚

呼哀哉兩儀收真三精閟光方丈千秋空獨蒼蒼
悠悠聖文漠漠何歸凉凉士子煢煢誰依魯寶無
類弱冠趨屛謂憐逅顣不鄙提醒誨礪諄爽春聾
王屑力微承造誠深仰德庶幾終始霑化風雷何
意於今禖陰忽摧求慕儀刑懷慟終天孰知我悲
五内如煎微誠何賴奉奠一觴一哭青山宇宙茫
茫嗚呼哀哉尚饗

又　　　　　　　　裵紳

先生直内惺惺顧諟天明制外方方集義觀生浩
然光大展也其成山天有扁遯翁心事確乎不拔

潛龍其志人曰果哉莫已知也已天何不憖山木
之摧生民無祿後學誰開痛矣哉痛矣哉千里一
勺萬古長辭敬薦誠中庶幾格思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生李濟臣

嗚呼是吾先生之墓耶先生之沒今幾年矣敬奠
菲薄在斯年矣非誠微而情薄實事故之多牽遷
延歲月豈無其緣身多病而未潔心抱憂而懷傷
既病歇而心安又公私之失祥嗚呼嗚呼先生之
道德文章人所共知先生之言行一致生所獨知
景仰如在悠悠我思優游門下雖未久而有所學

得者多矣獨侍門墻有所心服而不敢自謂無罪者少矣今而思之尤增羞耻生斯末世得遇先生實多幸也久侍先生門下終無所得者眞不幸也獨侍山中餘十有三載也今失依歸兮老生之一生傷痛復如何也要死從而無術只自傷兮不暇敬奠醴而進庶羞徒欝悒兮自無徵伏惟尚饗

又

門人柳宗智

維我東土久喪斯文工文是尚襟佩紛紛瘦精竭神名利是射滔滔醉夢百年長夜恭惟先生奮起南服勇決獨立歸來一室窮探墜緒夜而繼日治

流泝源慥慥歸宿五十年來苦心極力力久精積
造深踐實敬義二字平生精力源本既立流出不
忒養送無違推澤亦廣各止吾誠貴賤少長所樂
在是頹然歲月豈是忘憂觸處恢拓論析時務不
遺毫髮雄辯激昂大放厥懷當路薦德 縧綸累
催十辭徵招七上疏封瀝血披肝誠激言忠道既
難行益固韜葳浩然其歸國器誰揚青山契闊霽
月光風孰 卷舒一生無窮有箇地頭恢恢自容
推以照人覿者心醉搢紳方伯爰暨上子莫不摳
衣矜式道義小子宗智弱冠之齡拜承函丈獲親

儀刑于時蠢愚匕墻當面先生矜之啓發勸眷痛
摘病根隨以拔藥自是之後每蒙誘掖小子不肖
昧然莫覺八九年來徒自負慝思之感恨靡效逢
心擬侍几杖承奉德音云何不幸先生有疾鴻恩
在身未報罔極遘疾云初日望有喜湯侍左右日
月其累病極教誨有言功至小子服膺且感且起
豈料如今遽毁樑木斯文既喪道脉亦絶士子安
仗長號罔極嗚呼死生窮達合散消息先生於此
判然無疑小子悾悾徒痛無依有事何正有疑何
徵瞻望舊榻警咳如承伏哭柩前淚流難禁謹以

薄具薦此哀忱不亡者存庶幾鑑臨尚饗

又文　晉州牧使李濟臣

嗚呼先生名成尊一道協蠱九留風季末立頑來古髫承手符敬義雷天中叨載管衮麻金遂鶴城曾奉誨旨勤勗山天今謁鬣坏荒宿至其處不見其人敢整享平之墓構堂祠復其爲後庶稽嚴州之故頭流截兮萬仞謂先生兮死未死膴於籩豆於醞冥具盼饗者在此尚饗

又　門下郭趄寅代

嗚呼哀哉吾嘗聞於曾子之言曰可以托六尺之

孫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如先生之才之德為可以庶幾乎斯說而胷次瀟然而絕塵視天下萬物皆不足以来入氣宇浩然而直大自可以爭高於泰山喬嶽杜門掃軌而專心問學之事不著書不立論只一味循古人之塗轍一箇知覺要惺惺不昧於方寸之中肅然常如天地鬼神之臨赫工夫既熟大本既立日用應酬流轉浩浩詞辯駿快有如駕風之檣一馳而影淩十千頃烟波之杳然文翰洒落有如拍霜之刃一揮而光射九萬里星斗之燦然烱烱如清氷照采於玉壺瀟

如素月揚輝於秋天夫豈東方再生之豪傑也不但難見於後亦復難見於前然何天道之杳邈而致吾道之屯邅懷此德而遯此世確乎其不拔卓然長往於林泉伴魚鳥而友松鹿餐烟霞而製荷蓮憂時之淚空洒於萬疊青山之中憤世之懷聊瀉於十里銀河之邊傳說板築之夢未格於側席之上子陵諫議之職尚在於盖棺之後心上空老造化之妙袖裏竟縮經綸之手長把志士之腕謾騰走卒之口夫孰知先生之素心實未嘗忘君於畎畝然則先生之亡也曷不使吾痛哭流涕猶不

能自已於愈久嗟吾生之不敏落萬丈之塵臼年
既多而學迷方環顧中而無一善可取幸天與衷
彝之難捨獲立志於擁帚既納拜於海上復進謁
於山中語諄諄而叩竭不謂我之空空而小子之
感激得振發其頑躬縱不能升堂而服勤而慕恍
則徒隆慰先生之康寧謂延齡於無窮賴神明之
共扶久欽仰乎高風孰意斯文之天喪忽承音於
告凶既申為位之哭又寄吊賻之封只緣私門之
禍酷遭兄喪於去冬傷心堂上之老母忍見鶴髮
之愁容萬端悲撓之叢集百憂鬱結而塡胷坐遲

遲而迄今孰知我心之悲惘想平生而感念愧靦

然而顏紅嗚呼先生已矣小子何托金聲未聞玉

色未接風雲帶凄石泉含悲空留大名百世仰之

我来一哭有淚千行再拜陳詞庶格未亡尚饗

又

丹城縣監權愉

猗歟先生神嶽鍾英氣節豪邁資禀清明學問有

源操履無瑕進道甚篤德業日加謂當世用遂究

厥施如何不遇世與我違婆娑丘林歲月駸駸所

志之遠所造之深卓絶之才精詣之識竟不一試

殉身以殁天生是人果何為耶凡我有志孰不悼

也嗟嗟千載學絶道喪俗論士散莫知所向因面
守舊論卑氣弱先生傑然奮乎南服超然獨立誠
明洒落士皆師宗爭自濯磨惟此南方賢士之多
是孰使之先生之力丁先生璣名門愉昔受學維時
先生遠于從之訪我先生于彼海中載笑載言講
論終日愉以丱角獲侍左右先生之道雖未能知
仰承謦欬亦知敬之自是厥後愉居京洛南北阻
長無路造謁每聞高風景仰徒切茲荷誤 恩來
守支邑樑木已摧邈矣難追於何問業以慰我思
有墳其丘秋草離離再拜伏謁嘆慕曷已茫茫九

原燮眞起之酒肴之奠惟告其恍英靈有知尚祈
鑑臨

又　　　　　　　　　　　　門生趙瑗

鳳凰翔于千仞神龍泐然淵潛而不足以比先生之遐躅泰山巖巖壁立萬仞而不足以喩先生之操節亦乃灑脫曾不受一點之塵埃而先生得於天性者高潔精緻細密本末體盡內外通貫而先生造於學問者深極存諸中而忠信篤敬對越上帝日乾夕惕望之儼然人不敢不畏發於外而精蘊睟面春陽及物曲盡情禮條暢細微人不敢不

變曠千載而挺出立萬世之師範曰予小子幸居
姻婭之後而情愛之一六之歲辛酉之初秋始獲拜
於皐比曲收陋質敎誨諄諄曰予以佳士說與要
妙指授向方者曾不小乎居敬窮理拜受之後奉
以周旋者幾二十年忽忽間斷華以科名利祿之
求至今蒙蒙其若茲顚倒狼狽於是非之間想先
生閔見於吾則光丈夫心事正如白日青天質諸
鬼神而有知矣奉使命於嶺外得展謁於故墓露濕
宿草雲沉拱樹想音容之如昨而形像之莫覩奠
一盃而長辭有隕淚之如雨

挽章　成大谷

吾道從玆寒若灰哲人亡矣痛山頹丹霄悵望雲
重隔靈鳳千秋去不迴

又　盧守愼

一望知爲大丈夫能令鄙吝不萌于風神洒洒空
餘子論議堂堂伏老儒身與簞瓢着丘壑志回天
地入唐虞斯文再喪堪詎忍春晚皇都哭病盧

又　鄭惟吉

聞道南冥逝臨風拭淚痕乾坤正氣熄山海老星
昏絕學從先進危言動至尊當年如見用糠粃鑄

羲軒

又　朴淳

峻節元追古冲襟自寄倫千尋看直聳百鍊蘊剛
真柱石才雖大風塵事更屯獨隨玄豹隱幾搜緑
蘿春守道心長逸匡時術未陳乾坤収正氣泉壤
閉高人破屋留丹洞哀辭下紫宸蒼生空有望志
士竟沾巾韞跡山花晩遺魂攏草新淒凉白雲逕
誰復繼清塵

又　李純仁

邵子辭徵日文公遇遯辰工程惟敬義方寸具經

綸嫉惡剛腸在憂時老淚頻平治天未欲無祿此
東民

又　前人

水竹逃平舍龍門拜下塵遠來憐志苦開抱見情
親嶺樹還千里江花度幾春無由再問道獨立倍
傷神

又　梁應昺

才難為古語間氣乃生賢抗節青霞外揚名白日
邊沉痾終不愁榮贈此無前覺有長存考西山勢
柱天

又　　金宇宏

海嶽之精日宿光大儒端合佐皇王誰知着力惟存省最是收功在直方氣節稱公猶可笑才華論學祗堪傷不知何損知何益遙寄哀詞淚滿裳

又　　金宇顒

遯世簞瓢樂憂時葵對危雲林真不負行止本無羈海室尸淵處山齋晦養時平生修業地回首淚漣洏

又　　前人

半世幾虛過蕭山背汗沾雷天勉勵切金玉訓謨

巖洛下烏頭去龍門感慨添斜陽封馬鬣何處更依瞻

又　　　　盧禛

義氣橫星斗心期白日與簪纓元弊屣登對為清朝事業當年沒風聲百世遙屋前方丈在依舊聳雲霄

又　　　　前人

身從心上堅清風一代欽傷心驚不稼合哭動儒林谷黃愁雲月床頭長劍琴從今瘞不器人去更誰尋

又 吳健

峻節人爭仰奇功衆莫窺息心徽素專究理靜中思妙契天機熟長嗟立學非家庭洒掃訓眞得古人規

又 鄭琢

景仰曹夫子於居道自尊終辭三聘幣不改一簞飧扶起嚴陵節治安賈傅言頭流萬仞立千載典刑存

又 金孝元

追惟昔年夜愚魯近光輝誘掖回迷走充盈見缺

歸人文今已矣吾道竟何依奔哭還無路春風淚
不晞

又　金僖年

先識愚翁與子誠長懷夫子擬山瞻雷龍舍裏初
迎笑櫧島江邊又劇談薄劣敢當朋友許依歸還
幸弟師巖逋來不憖天何酷無復吾儒道在南

又　前人

路指益城偶見過江春一夜笑歡多欲知湖海平
生氣想聽當時卧復歌

又　金克一

南紀傾六往永方泣訴憂涼憂國意激切抗章
心立懶斯為啟扶顛豈但今平生一古劍風雨助
龍吟

又　李山海

玉壺秋水炯心懷流俗頹波獨自排白首雲林無
伴侶小齋寒劍是生涯絲扶漢鼎功誰賞起作商
霖事已乖壁立高標那入夢夜深晴月拜空階

又　前人

往年哭退老今歲哭南冥道喪吾何托天高問莫
聆山窮智異脉星薄小微精漢水舟中別誰知間

死生

又　鄭述

天生豪傑兮惠我東土志大宇宙兮勇邁前古早謝場屋兮浩然高翔冨貴浮雲兮道味深長忠信爲質兮敬義爲學見識超邁兮風節卓犖進不用世兮退不傳後吾道已矣兮吾又誰咨萬壘頭流兮山高水潔幾年[illegible]秘兮有待今日生於焉順兮沒於焉寧祥雲瑞氣兮萬世千齡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神物保佑兮樵牧不驚小子孰繼兮感念平生九原不作兮誰復儀刑有疑莫質兮有過莫

督悵此身世兮未免牆壁愧我不文兮詩又不成
詞以助哀兮詎盡心情

又　　裵三益

聞訃南州又失公頭流萬壑一時空天心不憖斯
文禍士類長悲此道窮山海秪今留夜月雷龍無
復襲春風身縻千里難奔走白首緘辭愧素衷

又　　俞大脩

與時不自適結屋在山中嘯覺乾坤小愁看歲月
窮唐虞思古道洙泗起遺風百代廉頑節高名滿
海東

又　林葛川（名薰）

挽回世道吾君事不是山林謾索居若把古人論次第桐江千載間何如

又　朴啓賢

道義方知樂風塵不拜官危言動聖主寒膽死權奸兩部成書在千秋具眼看飄零天地紀衰淚重流瀾

又　前人

天上星光滅人間梁木摧存心經世務屬望濟時才舊日蒲輪客今悲絮酒杯一為多士痛不敢哭

吾哀

又　　金彦麟

夫子居山海英聲徹九霄芥輕千駟馬樂任一顔
瓢闔闢乾坤在經綸歲月遥其南道已喪何處挽
仙軺

又　　許曄

君子存於世人情若倚山先生奄忽逝後學更誰
攀落落風聲地明明警覺開秪今嗟已矣焉得不
潛潸

又　　許篈

曾抱陶山慟徵君又我違丹衷憂國意白首製荷
衣人望推喬嶽天星落小微傷心羊李淚復向嶺
南揮

又　許筬

一夜妖星犯小微忽傳南國玉沉輝山林每有傷
時歎事業長爲杜德機不復瑤琴參妙訣空餘寒
月照柴扉生芻寡負思賢意清淚無端更滿衣

又　尹根壽

殄悴驚連歲天心莽未窮山頹人孰仰學絕道誰
東汾水餘寒月雙溪響晩風摳衣平昔願今日竟

成空

又　李忠綽

龍夔交薦惟騫辭扶昂誰知在一絲顏巷未能忘
瓢飮虞庭何必賀衣垂封章累切匡時畧即木虗
迴問疾醫連歲斗南驚萎哲泫然非是爲吾私

又　李純仁

山頹悲不極邦國更無人出處懷耕築淵源泝洛
聞叔孫空欲毁文仲豈知眞任道雲林暮平生未
任身　追入

南冥先生集卷之三

與退溪書

百年神交直今違面從今住世應無幾矣竟作神道交耶人間無限不好事不足介懷獨此第一含恨事也每念先生一向江春猶有解蘊之日尚今未焉斯亦并付之命物者處分矣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中傷害及他人豈先生長老無有以呵止之故耶如僕則所存荒廢罕有來見者若先生則身到上面固多瞻仰十分抑規之如何伏惟量察不宣甲子季秋十

八日甲未禔仲

與穌海龍書

曾蒙枉訪續之以玉音良謝君之爲文豈類俳優也但文理不續語不成辭人且笑余謂聾者之咸韶請取真實之文後集一二年業之要奪其胎以換其骨毋使老夫任爲半公之見而使君作半公之鶴也且君之爲人政類駝羅山馬駒不加羈靮何以成德驥也江表有柳君明仲者爲人謹厚請君往從之何如

答慶安令書

年前禮亦幸聞旆到南鄉未獲承顏今者忽蒙玉音

委及窮巷因審行悵嗚感愧謝無量曾栖僻陋時有
山僧到門備漫倒屣迎門也　王孫見枉邪楨通宗
眩證甚劇無並一室悶然作痛者日再己從蘭蚕無
出頭之日因與人絕頭次何以知老那從前識更重
朝夕剝膚省諮深浮沈萬不一敢與人間　曰三向費宜所量
照無兀之日坐見三問知阻幸頗懷悵如立代惟尊
照謹拜謝

答子巽王子請書

昨以忽承山陰府傳司公信書懇子請往況王子勝子
强尚帶況適且戲且盡會同所在治亭必備而稍示

得豪旨何事一款書可謂刱新看旨到底謂假請且認兩
公俱有無是之意亦甚詮耳只恐其見色王守為侍
從受　恩旨多於是無可云之理矣三四已過付稱則
稍之可也眞之職護陋目時加此必然生疑何地也
一紙數行語亦是京訣辭也冒名罪戾將至重譴而
忽承尋訪公差寄居論思之地作一下知時識耶飲萬無
憂惜之意亦非不知七十從仕之計而稍為此舉果
何意耶面下而升小部一不曉得也伏惟僉照庚仲春
十五日 來仕之計恐有譏[illegible]

又

前月念時得子強十月書自湖南來昨日伏承兩公書自山陰傳出在前年十一月也併蒙寄來日曆備諳兩俱仕優康好此是千里第一喜事僕亦不死病痛隨歲轉苦無望日復一日曾見朝報認子強多所建明國之大事不過兵食逋租逋卒方通積百年閉塞如公可謂不負所學矣獨恨此事不出於廟筭而出於六品言官宰相尸位更不是問也且聞子精家務不得出可見持身有度不為朋儕所弄直可喜也但居內居外皆似竊祿仕進之難寧有如今之時者乎老夫朝夕就木豈冝掛着一毫以作憂惱耶云云新

正初五無望下有闕文

書景賢錄後 此錄以退溪集二十二卷答李剛而書別紙觀之則退陶所誌 請寫者不見于此故是刊行時刪去也

○先生相與執友同樓鷄初鳴共坐發息他人纔過一炊皆失獨先生歷歷枚數向明不失此事親聞於李楨長坤

○先生爲部祭奉時寃服百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其苟從合污爲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

○先生始號爲蓑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旣而改之曰爲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

則先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者天也

○先生爲佐郎時馳見辛進士末禧氏曰今日吾當絶君觀今士氣且類東漢之末朝夕禍起如我則禍已迫矣進退無及矣請君遠遯鄉曲不者吾卽相絶肯聽我言否辛公忽引去斜山下號安亭安亭嘗與南孝溫洪裕孫輩結爲竹林羽士文章行義爲一時領袖搢紳東南行過者無不禮於其門觀此則先生非不知時事幾微豈是不能見幾於未形者也

○先生之貳於佔畢齋亦不得無議於他日此實先

生不得不貳之地也
○先生於秋江病革之時往問之拒不相見先生與一友生排户直入秋江面壁而卧終無一語與訣秋江曾與先生相絶故也秋江相絶未知爲何事也獨計先生何嘗有失於名教者乎恐秋江見高已知士禍熾發曾欲絶交息遊者耶先生欲絶安亭秋江已絶先生時事艱危有非哲人所不能免者耶
○李長吉非有別人也一時名類殆未易敵此當時稱子賀希剛共生一家俱是間氣所會子賀文章三倍甲科當時有一好事者觀之曰兩君皆爲當國之

器子賀宜出而爲將希剛當入而爲相子賀古音同諾
因決武舉及後狼戾無狀人爭唾罵樊江論寒暄門人茂才爲將知其師者有李長吉云

通訓大夫光州牧使辛公墓銘并序

辛氏系出靈山爲東國石宗猶尹詰於周也公諱崙
字景立玄祖諱斯蕆仕高麗爲典工判書高祖諱劑
爲郡事娶宗簿寺正鄭仁慈之女生節度使叔晴是
公之曾王父也郡事當麗季賊虺慕其名欲托以同
宗怵以禍福竟不屈祖諱秀武爲黃州判官考諱瀰
周爲參議娶昌原黃氏生公參議公中弘治丙辰進
士燕山政亂遂廢舉子業至正德丁卯中 中廟文

科有文武長才顯揚中外者四十餘年公少好文甫
十五歲中進士鄉選嘉靖丙午登第辛氏世樹家聲
藍田生美玉固也始調授成均館學正懋士陞典籍
遷刑曹佐郎伸冤撥伏曹吏逮事衆議公之爲正郎
者稱之爲淑同如正郎庚戌授慶尚道都事兼春秋
館記注官是年十月丁外憂哀毁踰禮躬執奠饌定
省慈闈不入燕室壬子年除咸鏡道都事以母夫人
之遠不就遷禮工刑曹正郎爲養親乞醴泉郡又乞
爲寧海府使癸亥秋又乞爲光州牧使母夫人以年
老不任登道遂棄官歸養躬自滫瀡己丑五月以疾

終于家享年六十二娶宣務郎南廷召之女廷召娶
竹溪節婦府使安瑋之女生夫人是生二子曰汝謹
汝誠女嫁司成陳䁅子裕慶汝謹娶生員郭之元女
生一男曰齎女幼汝誠娶經歷張世沉女生一男曰
濈公狀貌嵬峩質性醇厖事親孝理民和應事接物
以實以誠言不羨華行無虛僞鄉里稱其孝位不稱
器為人所惜夫人端雅有婦規先公十年卒汝謹以
某有分於先公且以為不諛来乞銘銘曰馬浦之北
靈鷲有神周楨之降其辛維申簪纓尒熾非敎其起
仁者之壽於僉議仁者之不壽唯牧使賢勞之獨三

已其位敬色之勤累朱其轓惟鄉國有臣惟玄考有
昆而曾參莫養而黃媼抱孫皐皐景立不瞑爾目何
以樹之雙白之萁君之淵兮子之山僕我侯兮天送
之後千香絶石兮在茲隆慶元年丁卯十二月十七
日文人南冥曹某撰

孝子鄭白氷墓碣銘

君諱白氷系出草溪孝子進士端鵬之子進士娶士人
崔潤屋女生君進士乃通政大夫熙川郡事原緒之曾
孫司醞署直長自權之孫忠順衛永孫之子也君爲人
謹厚周愼好學不已丁母憂毀而下世生無子妻葬之

服闋而猶朝夕祭又復立石虛其左為他日地妻卽
吾同母弟也先考承文院判校彥亨立家翁第別座
白渠之子以譴為後又養兄子修撰子俊民配白渠
之女知今三示護之無惡以為銘焉銘曰帝閭皇華人有
世孝萬一白若宗高子昔笑作庭訓以貽厥進士有子
減操行宣有何之耶好德好人措古之力無壽無兒
視今列善臣無誄祓以入一石皇明嘉靖戊午昌山
曹植識

宜人崔氏墓碣

崔氏系出全州主人潤屋之女也潤屋乃司醞寺正

斯汝之曾孫開寧縣監子壽之孫典籍永智之子也潤屋娶進士辛圭芳所乃舍人詗之子六人適進士鄭瑞鵬進士丁父憂毁司殁生二子長白永次曰白渠別座別座有二子曰以謙內禁衛曰汝謙守謙益謙皆幼女適學文修撰李俊民上舍人皆善居家任愠進士有至孝行而配之無違德享年六十四皇明嘉靖戊午昌山曹植識

附

行狀 此狀之書於一可疑 金宇顒

先生姓曹氏諱植字楗仲甫自號曰南冥曹氏爲昌山著姓高麗太祖神德王后生德宮公主下嫁于曹氏生刑部員外郎瑞廷爲鼻祖其後九世平章代有偉人先生以弘治辛酉六月二十六日辰時生生有異資早歲豪勇不羈稍長喜爲文務爲奇古以文章自負判校公每勉以舉子業先生自雄其才謂科第可俯取年二十五偕友人肄舉業於山寺讀性理大全至魯齋許氏語有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

如此先生於是惕然警發惘然自失始悟從前所趣之非而古人所謂爲己之學者盖如此也遂喟然發憤竟夜不就席遲明揖友人而歸自是篤志實學堅苦刻厲終日端坐夜以達朝者累年旣已博求經傳旁通百家然後斂繁就簡反躬造約而自成一家之學嘉靖丁酉先生年三十七始斷棄擧業一意吾學屛居丘園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蕭然自適由是潛修靜養磨厲精神而所造益以高遠矣家世淸貧先生授室于金海婦家頗饒先生旣蚤孤遂奉母夫人就養于海上乙巳丁憂奉柩還葬于嘉樹遂居本業晩歲卜居頭流之德山

洞以定寃袤之計先生以 中廟朝用薦特除參奉不就 明廟嗣服再除主簿皆不就乙卯歲特除丹城縣監又不就上封事略云 殿下之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何以收之耶川渴雨粟其兆伊何音哀服素聲象已著當此之時雖有才兼周召位居鈞軸亦末如之何矣況一迷身才如草芥者乎上不能持危於萬一下不能庇民於絲毫爲殿下之臣不亦難乎號召勤王整頓國事非在於區區

之政刑唯在於 殿下之一心汗馬於方寸之間而
収功於萬牛之地其機在我而已獨未知 殿下之
所從事者何事也好學問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
君子乎好小人乎所好在是而存亡繫焉誠能一日
惕然警悟憤然用力忽然有得於明新之內則明新
之內萬善具在百化由出擧而措之國可使均也民
可使和也危可使安也疏入不報丙寅朝廷大召名
儒成運李恒林薫金範韓脩南彦經等復以遺逸召
先生辭弗有 旨敦諭乃就徵除尚瑞院判官拜
命引對思政殿 上問治亂之道爲學之方對曰古

今治亂載在方策不須臣言臣之意以為君臣之間必情意交孚然後可以有為也因極陳小民流移困頓之狀　上又問三顧草廬事對曰諸葛亮英雄也非不能料事者然與昭烈同事數十年竟不能興復漢室臣所不得而知也先生意盖謂孔明不當出來也先生既入對即發南還不俟　朝命隆慶丁卯
今上即位首下教書所以奬諭求助者甚至已而繼有　旨待日候温暖乘馹上道先生再辭初辭所志有老甚病甚罪甚之語又言宰相之職莫大於用人今乃不論善惡不分邪正時有近臣於筵中白　上

曹某所學異於儒者故以此辭再辭所志略云請以救急二字獻為興邦一言以代獻身方今邦本分崩百弊斯極所宜大小急急如救焚拯溺罔或支持而徒事虛名論篤是與並求山野棄物以助求賢美名名不足以救實猶畫餅之不足以救飢請以緩急虛實分揀處置是時 主上方嚮儒學諸賢滿朝論說性理而 朝綱不振邦本日蹙先生蓋深念之故奏及之戊辰又下 旨趣召辭上封事開陳君德大抵以明善誠身為要而於其終篇有云臣前日所志救急之言也尚未聞 天意感動應以為老儒賣直之

言不足以動念也況此開陳君德不過爲古人已陳之塗轍然不由塗轍更無可適之路矣又言當今王靈不振政多恩貸令出惟反綱紀不立者數世矣非振之以不測之威無以濟百散糜粥之勢非潤之以大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必得命世之佐上下同寅協恭如同舟之人然後稍可以濟頹靡焦渴之勢矣又極言胥吏之狀曰堂堂千乘之國籍祖宗二百年之業公卿大夫濟濟後先相率而歸政於僕隸乎此不可聞於牛耳也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由此刀筆之手絲粟以上非回捧不行方士所獻一

切沮抑無一物上納豈意 殿下不能享大有之富而反資於僕隷防納之物乎此而不厭加以偷盡各藏之物靡有尋尺斗升之儲國非其國盜賊滿車下矣夫以尹元衡之勢而 朝廷克正之況此狐狸鼠雛腰領未足以膏齊斧乎布列王國者誰非命世之佐夙夜之賢耶姦臣軋己則去之姦吏蠹國則容之謀身而不謀國靡掐不愚以樂居憂臣索居深山俯察仰觀噓唏掩抑繼之以淚者數矣臣於 殿下無一寸君臣之分何所感於 君恩而齎咨涕洟自不能已耶交淺言深實有罪焉獨計身爲食上之毛尚

爲累世之舊民恭作三　朝之徵士猶可自比於周
發奚可無一言於　宣召之日乎疏奏有　旨優答曰
觀此格言益知才德之高寔當留念焉已巳冬以宗
親府典籤　召辭庚午正月再　召又辭　朝廷虛
位以待者逾年竟不至辛未夏特　命本路宣賜米菽
若干斛以周其乏先生上疏陳謝因獻言君義云云
上報曰省賢疏章可見憂國之誠雖在畎畝未嘗忘
也是歲臘月先生寢疾壬申正月本路以疾聞　上
遣中使問疾未至而先生易簀三月八日也是日大
風暴雪天地昏暝山頹斗隕豈小變哉訃聞特　命

賜賻 賜祭 贈爵壬申四月六日葬于山齋後峯
壬坐丙向之原遵遺命也夫人南平曹氏忠順衛琇
之女先五年卒葬于金海生一男雋異先生奇愛之
九歲而夭一女適萬戶金行生二女長適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金宇顒次適士人郭再祐旁室子三人曰
次石次磨次矴女幼嗚呼先生可謂間世之英豪矣
雪月襟懷江湖性氣特立萬物之表俯視一世之上
高識遠見出於天資臨機論事發人意表而憂時憤
世忠激義形發於囊封奏對之間者槩可見也天性
伉慨未嘗俯仰於人常與學士大夫語及時政闕失

生靈困悴未嘗不扼腕哽咽或至流涕聞者爲之竦
聽其拳拳斯世如此然而由道守義不肯自小以求
用安貧固窮未嘗自屈以從俗故與世長辭巖穴終
古使其未試於廊廟而經綸之業零落於烟霞嗚呼
是孰使之然哉然其所得於性分之内而亘萬古而
不磨者則初不以用捨而加損也先生才氣甚高豪
邁絶人議論英發儀容峻厲英毅之氣達於面目每
對其儀刑接其言論則放逸之心偷懦之氣自不敢
萌于中矣至其造詣之高自得之妙則有非迂愚管
見所能測度而臆説之者而姑即其可見之實則獨

處書室整齊瀟洒書冊器用安頓有常終日端坐未嘗見其隤隳傾倚之時夜分就寢亦未嘗皆聽嘗語學者曰夜中工夫儘多切不可多睡又云恒居不宜與妻孥混處雖有資質之美因循汩溺終不做人矣其厲志自立多此類也其為學也略去枝葉要以得之於心為貴致用踐實為急而不喜為講論辨析之言蓋以為徒事空言而無益於躬行也其讀書不曾章解句釋或十行俱下到切已處便領畧過其用功之篤也常佩金鈴以自警省號曰惺惺子蓋喚醒之工也嘗以淨盞貯清水兩手捧之終夜蓋持志之事

也又有短屛畫先聖先師遺像常置几案上每對之
肅然如侍坐而後先焉嘗摸畫神明舍爲圖以寓目
存警其銘曰太一眞君明堂布政內冢宰主外百揆
省承樞出納忠信脩辭發四字符違百勿旂九竅之
邪二要始發動微勇克進敎厲殺丹墀復命堯舜日
月三關閉塞淸野無邊還歸一尸而淵其草帶銘曰
舌者芒苹者結縛生龍藏漠冲其釼銘曰內明者敬
外斷者義其反己內修篤信自力類如此其在金海
有書室曰山海亭枕山臨海幽邃而宏豁名其房曰
繼明左右圖書靜坐潛養盖三十餘年嘉樹精舍名

曰雛伏堂取涵養如雛抱卵之語名書室曰雷龍舍
取尸居龍見淵嘿雷聲之語山居精舍亦揭名雷龍
書其旁曰雷則晦冥龍則淵海使龍眠畫雷龍狀一
幅垂之座隅最後作書室曰山天齋取易大畜之義
齋有板窓左書敬字右書義字其敬字邊旁細書古
人論敬要語常目擊而心念之至於疾革之日猶誦
其語不絕口寢疾逾月精爽不亂其與學者語猶以
行己大方出處大節諄諄不倦疾甚則命旋席東首
揮婦人勿近戒內外以靜笑謂門人曰死生常理耳
又司天祐之死鳴琴鼓缶羅列歌舞而化此豈人情

耶渠不學故如是某却不要如此天祐者三足堂金
先生大有也嗚呼觀其死生之際確然不亂如是則
可見其平生問學之工定〻之固有大過人者卓乎
其不可及已其教學者則不〻〻遨遊於通都大市之
中金銀珠玩靡所不設終日上下街衢而談其價終
非自家裏物只是說他家事爾却不如用吾一匹
布買取一尾魚來也今之學者尚談性理而無得於
己何以異此又言濂洛以後著述輯解階梯路脉照
如日星新學小生開卷洞見至其得力之淺深則只
在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又言吾於學者只得警其昏

聽而已既開眼了自能見天地日月矣以故未嘗爲學徒談經說書只令反求而自得之然其精神風力有竦動人處故從學者多所啓發却非區區講說所能及也頗喜看參同契以爲極有好處有補於爲學又嘗言釋氏上達處與吾儒一般至於陰陽地理醫藥道流之言無不涉此便槩以及弓馬行陣之法關防鎭戍之處靡不留意究知盖其才高志疆而無所不學也平生酷好山水凡泉石佳處遊歷靡遺尤愛頭流山水之壯麗至於十往來不厭嘗與李黃江諸公遊頭流有録行于世未嘗著書只有讀書時劄記

要語名曰學記嗚呼此特講學之規模做功之次第議論之緒餘耳其用功則親切著明要自確實頭做來故其烱烱之心烈烈之氣卓立頹波照映方來而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矣章句小儒寄命乎耳目出入於四十而猶欲以學術議先生至其臨小利害僅如毫髮而張皇失措進退無門求其屹然獨立毅然不拔如先生者百未見一人焉則於先生又胡可以輕議焉哉小子蠡測本不足以窺滄海之淺深徒以從游之久其於行事之跡瞷之最熟粗述所見庶幾備立言君子採摭之萬一云爾隆慶六年閏二月日

門人從仕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金宇顒謹狀

行録　　前人

中廟朝用李霖李彥迪薦除獻陵叅奉

○惺惺子　癸亥歲宇顒初拜門下先生出所佩囊中鈴子以贈曰此物清響解警省人佩之覺甚佳吾以重寶與汝汝其堪保此否又曰此物在汝衣帶間凡有動作覩警誚責甚可敬畏汝其戒懼無得罪於此子也問莫是古人佩玉意否先生曰固是而此意甚切不止於佩玉也

○所居書室皆施丹臒盖取其明淨也宇顒嘗問丹

臒恐非寒士所宜願不必如此先生戲云吾却有富
貴氣不似儞苦淡模樣也
○好養海鶴嘗有一詠曰雙鶴身同三作口三山家
在四為隣
○愛人好士不事表襮開心坦懷一見如舊豪氣絶
倫議論凜然儀表士林至於鄙夫野人皆知有南冥
先生而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稱先生者必曰秋霜烈
日云
○嘗愛闍堀山之明鏡臺往來棲息者累年常開門
獨坐看書達曉靜嘿終日有寺僧言其所處之室終

日寂然無聲但時聞以手指抵書案微有聲因知其
尚讀書也
○先君子雅敬重先生嘗奉使嶺表訪高隱於兔洞
贈之以詩曰古人好靜坐今日見夫君
○長於譬諭引物連類明爽不凡亦有英氣太露處
雜以諧謔嘲諷之言
○家貧輕財好施克己爲義兄姊弟妹友愛篤至分
家產時先生以承祀受京中藏義洞家舍及居海上
以與妹夫李公亮公亮以直歸之受而頒諸弟妹之
貧者一毫不自取又盡以兔洞田產與弟桓追其始

遝無立錐之地資衣食於弟妹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一時名士如聽松成先生守琛仲玉大谷成先生運健叔東洲成先生悌元子敬黃江李先生希顔愚翁松溪申先生季誠下誠皆爲知己友成祭奉遇仲慮郭司諫珣伯瑜交契亦厚二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及必嗚咽哽塞至死不忘與三足金先生大有天祐交道最深嘗以天下士許之三足家富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念先生貧之遺令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示先生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先亦不受此人劉道原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其辭受之不苟又如此

○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皆略倣家禮取其大意其節文不求盡合其執親之喪哭泣三年身不脫衰足不出廬於婚禮則以國俗行禮於婦氏不得行親迎一節只令壻婦相見於廳事行交拜之禮蓋以是爲復古之漸也又於婚喪不從俗設高排果床一時士夫之家多有化之者而風俗亦爲之少變矣

○少時大奮業文章家最喜讀柳文而力慕效之雖俯就場屋亦不肯暫着東人俗下文字其爲詩亦刻意慕古晩歲嘗自言吾學古文而不能成退溪之文本是今文然却成就譬之我織錦而未成匹難於世

用渠織絹成匹而可用也寫大字頗遒勁效雪菴兵
衛森帖然亦未嘗留意自言其不成也
○丙寅被召時與一齋諸先生並在都一齋以師道
自居接引後學門庭塡溢先生獨杜門掃軌士子或
有求教者亟以戲語答之
○南還後玉溪盧公 禛 以書問其遷歸之事報書曰
某累承 恩命禮宜一進拜闕栖遲都下更欲何爲
耶明公朝夕入朝若無行道之事而久留不退亦未
免苟祿也時玉溪家食
○又答門人書曰此何等時也何等地也虛僞之徒

盡是麟撞於此而儼然冒處賢者之位若宗匠然可乎箕子之佯狂非關商室之興亡身處明夷欲不以聖賢自居也近日之寒暄孝直皆不足於先見之明況如我者乎吾欲渾渾處世無異於杯酒間人也亦何吁啜使氣若忘物者然乎今吾只是自守其身邁邁逝走重名之下耳老夫非無所見而然也

○字顒嘗請教先生寫雷天二字與之蓋大壯之義

○癸亥請教先生舉古語誨之曰行已之初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又曰丈夫動止重如山岳壁立萬仞時至而伸方做出許多事業譬之千鈞之弩一發

能碎萬重堅壁固不為鼷鼠發也
○初見先生求教先生曰沉潛底人復剛克做事天
地之氣剛故不論甚事皆透過又曰公力量淺薄須
做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底工夫庶可耳
○辛未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患背瘇壬申正月疾革
諸門人侍坐先生曰我非學者平生多俠氣但濟以
學力耳量狹而才小似不能當大事但愛人好善欲
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坐為其無才故也
○謂字顒曰吾平生有一長處抵死不肯苟從汝尚
識之又語字顒及逑曰汝等於出處粗有見處吾心

許也士君子大節唯在出處一事而已

○謂宇顒述曰天下第一鐵門関是花柳関也汝等能透此關否因戲言此關能銷鑠金石汝輩平日所操到此想應消散無餘矣

○是月十四日先生病甚門生等進曰請先生有以教小子先生曰凡百義理君輩所自知但篤信為貴且曰諸明友在此吾死亦榮矣且不見兒女悲啼之態此是大段快樂事也又極論時事慷慨扼腕有如平日

○宇顒請曰萬一不諱當以何號稱先生乎曰用處

士可也此吾平生之志若不用此而稱爵是棄我也
若金海墓碣稱令人者以次石所立故也
○十五日朝呼字顒曰吾今日精神異前殆其死矣
其勿復進藥以手拭兩眼開視眸子精明無異平生
又令開窓曰天日如許清明也又曰書壁敬義二字
極切要云云學者要在用工熟熟則無一物在胷中
吾未到這境界以死矣
○又曰殯我於山天齋可也字顒請東首以受生氣
先生曰東首豈能受生氣再三請之且言正終之說
先生許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禮遂東首

○是日先生既斷藥物米飲不入口終日沉卧了了不亂侍者進曰藥物之斷固聞命矣至於米飲不入口恐非自然底道理先生為進少許日夕而稍蘇更留連二十餘日而終先生雖在甚病之中未嘗一刻忘操存之意殆古人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也

行録○贈職入啓時禮官書行狀録此以與之　裴紳

先生天禀甚高襟懷脫洒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嘗搆山海亭左右圖書以為藏修之地自號南冥遂厭科擧之業專以尚友千古為志中年入頭流

山德山洞居焉有巨川發源於天王峯下直截洞府波流紺寒注爲清潭築其上名之曰雷龍舍象千尋之下有動物其唯龍之謂盖取其確乎其不可拔者也又改之曰雞伏堂盖取其功程之無間斷者也及其晩年多識前言往行所蓄者大則又扁之曰山天齋盖取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義也徜徉自樂玩心高明常嘯咏者唐虞嘔吟者三代矣嘗與三足堂金公 大有 松溪申君 季誠 黃江李君 希顔 爲友相往来焉暮年又與退溪李先生 滉 相通簡喫緊論辯焉又嘗曰吾讀性理大全有悟焉其學以主靜爲基以

高潔爲尚其視功名有如太虛中一片雲矣至於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則有不足道者申松溪嘗有言曰三足有軒豁不拘底氣宇南冥有雪天寒月底氣象黃江有設施底大手時人謂善形容三君子矣先生治家以孝友家道肅律身以敬義心學正當與同志之士慨然曰今之學者每病陸象山之學以徑約爲主而其爲自己之學則不先讀小學大學近思而做功先讀周易啓蒙不求之格致誠正之次序而又必欲先言性命之理則其流弊不但象山而止也又有問於曰先生孰與嚴子陵曰惡子陵氣節其可跂歟

然子陵與吾不同道余未忘斯世者也所願學孔子也亦可見學問之正也雖遯世不見知而無悶若將終身然慷慨憂世之誠心不自已有至於中夜流涕者多矣蓋善善如不及惡惡如探湯義氣嚴烈人不敢干以私憤世疾邪之心終始不渝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又可見其道之分明也當 明廟朝上疏章極言之人皆危之先生猶以為未盡自劾而自上疏章後日復日日夙興衣冠危坐門外竟日不懈以待命者累月矣後又被 召命嘗出門幡然還卧林泉其為志節砥柱橫流獨立不懼廉頑立懦之風其不

讓於古聖之清者矣愚粗記身所見聞者也
隆慶四年辛未許篈以書狀官入 皇朝華人言汝
國高遯之士將有身災余觀紫微垣知之許篈歸言
吳德溪云我國南師古善觀象是冬亦曰小微精薄
必於處士有災未幾先生病亟 上聞自上遣醫馳
視越明年二月初八日終訃未入京南師古又曰小
微全無精處士必已凶俄而訃至嗚呼先生之發天
象為動掐人之萎固有異矣 門人陳克敬記

墓碣文 稱世有人石本作系出昌寧 成大谷撰

曹故爲著姓稱世有人其先有仕高麗太祖時爲刑部員外郎諱瑞者德宮公主其母也其後相繼昌顯至諱殺爲中郎將於公爲高祖是生諱安習成均生員生員生諱永不仕其嗣曰諱彥亨始以才藝選爲吏曹正郎補介寡合官至承文院判校以卒其配李氏忠武衛菊之女有閨範事君子無違德公其第二子植名而褳仲其字也生而岐嶷容貌粹然自爲兒靜重若成人不逐輩流與戲游矣之見亦莫肯近其手判校公愛之自能言花帽膝上授詩書應口輒

成誦不忘年八九歲病在床母夫人憂形於色公持
形立氣給以小間且告之曰天之生人豈徒然哉今
我幸而生得為男天必有所與責我做得天意果在
是吾豈憂乎日邁至壬癸乎聞者異之稍長於書無
不博通尤好左柳傳文以故為文崎峭有氣方詠物
記事初不似經意而辭嚴義密森然有律度因 國
策士獻藝有司有司得對語大驚擢置第二第三者
凡三焉學古文者爭相傳誦以為式嘉靖五年判校
公猶舒公自京師奉宗帷安措于鄉山遂歸母夫人
侍養焉公一日讀書得魯齋許氏之言曰志伊尹之

志學顏子之學惕然覺悟發憤勵志讀誦六經四書
及周程張朱遺籍既窮日力又繼以夜苦力弊精研
窮探索以為學莫要於持敬故用工於主一惺惺不昧
收斂身心以為學莫善於集義故致力於克己滌淨
查滓涵養天理戒懼乎不覩不聞省察乎隱微幽獨
知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行之已力而益致其力以反
躬體驗踐履施為務求必蹈聖人閫域二十四年丁母
夫人憂哀毁踰禮廬于墓左公會明識高審於進退
之機學者已世衰道微人心已訛風漓俗弊人教廢
弛又況險路崎嶇禍機潛發當是時雖有志於挽回

陶化四方道不必於斯亦必行吾所學是故不就試不
求仕紫巖提點居山詩々其所著曰山海合曰雷龍
最後得頭流山之水窟雲洞架得八九椽扁曰山天
齋晦藏自修年紀積久存　中廟朝以薦拜獻陵參
奉不起　明廟朝又以遺逸再除為典牲宗簿主簿
尋遷丹城縣監皆不起因上章曰國事已非民心已
離其輔社之機非在於區區之政刑惟在於　殿下
之一心　其後特召紙以疾辭又以尚瑞判官徵入引
對前殿　上問治亂之道對曰君臣情義相孚可以
為治問為學之方對曰人主之學出治之源而其學

貴於心得又問三顧草廬事對曰必得英雄可以圖
復漢室故至於三顧　上稱善翌日還山隆慶元年
今　上嗣服有旨召辭繼有微命又辭奏疏請獻救
急二字以代獻芹陳時弊十事二年被召辭又上封
事言為治之道在人主明善誠身明善誠身必以敬
為主因陳胥吏宴剝事久之授宗親府典籤又辭辛
未大饑　上賜之粟以書陳謝因言累章獻言言不
施用辭意切直壬申病甚　上遣醫治疾未至以其
年二月八日終享年七十有二卜宅于山天齋後山
葬用四月六日公天資英達器宇高峻端嚴直方剛

毅精敏據依果確勤循繩墨目無諦視耳無側聽莊
敬之心恒存乎中惰慢之容不形于外嘗居幽室
足不踰門墻之外雖連棣而居者莫得見其面懸雞
晨興冠頂帶腰正席尸坐肩背竦直望之若圖形刻
像拂床開卷心眼俱到默觀而潛思口不作吾伊之
聲齋房之內寂然若無人威儀容止舒遲閑雅自有
準則雖在匆卒驚擾之際不失常度甚可觀也賓侶
之就省者見公辭色峻厲簡默少言必斂容曲膝悚
然敬畏終莫敢與之閑話諧笑其於家莊以莅衆閨
庭之間內外肅整其室婢之備近侍者不斂髮正髻

不敢進雖其配偶之尊亦然聞人之善喜動於色若
己有之聞人之惡慼然若一見之如仇取友必端其
人可友雖在布褐學者公必加禮敬不可友官雖
崇貴視如土梗恥與之坐以此交遊不廣然其所與
知者皆學行文藝之當世名儒也藻鑑洞燭人
無能廋匿有新進年少清要官或善公一見告人
曰觀其氣象自然氣力人異日必賢宰相矣必不
由此人若後果登崇位陰德究竟矣法行之二類識
焉又有一二子有文章未第其人陰猾娼嫉鍾賢人
公偶見其人會中退而語之人曰吾見不眉宇之間

而得其爲人哉若坦蕩中藏猜心如受得位之忌善
人其始也友人蹑其明無疑聞諸一公除喪其月一日
有二三名宦請公會佛寺與飲公餘言曰某　六三諱
辰今日是忌諱公豈得忘之耶左右失色驚諾並命
退樂去肉酒一年行乃罷元德篤於孝友居二親之側
必有婉容以善事爲養悅其心志人不忍爲言亦以大不具
其在服衰墓迁泣一不既經營喪也年未山出不止凡遂
之側雖遺疾亦豈能肯退其服每祭必備物言必謂之宜
滌拭之潔不以獨任厨婢必身親視之有吊慰者必
伏哭答拜而已未嘗坐與之語戒僮僕喪未終勿以

家事兄雜者來諗與弟桓友愛甚篤以為支體不可
觧也同居一垣之內出入無異門合食共被怡怡如
也捐家藏分與兄弟之貧乏者一毫不自取聞人遭
死喪之慼痛若在己往奔盡氣如救水火輕出貨力
猶棄粃粺不能忘世憂國傷民每值清宵皓月獨坐
悲歌歌竟涕下傍人殊不能知之也公晚歲學力益
進造詣精深其教人各因其才而篤焉有所質問
必為之剖析疑義其言細入秋毫使聽者洞然暢達
而後已嘗語學者曰今之學者捨切近趨高遠為學
初不出事親敬兄悌長慈幼之間如或一不勉於此而

邃欲窮探性命之奧是不於人事上求天理終無實
得於心宜深戒之畫古聖賢遺像張在座隅目存而
心思肅然起敬如在函丈間耳受面命之誨嘗曰學
者無多着縢其思索工夫於夜尤專以故常自佩金
鈴號曰惺惺子時振以喚醒每讀書得緊要語言必
三復已乃取筆書之名曰學記于自圖神明舍因為
之銘又圖天道天命理氣性情與夫造道入德堂室
科級者其類非一 又於窓壁間大書敬義二字以示
學者且自警焉病且亟復舉敬義字懇懇為門生申
戒其没也屏婦人令不得近安於死心不為動怡然

如就寢上賜祭賻粟贈司諫院大司諫故友諸生
宗人外姻號慟會送者幾數百人夫人南平曹氏忠
順衛琇之女先公歿生男女二人男早夭女歸于萬
戶金衎生二女其壻之長曰金宇顒今為承文院正
字次曰郭再祐方學文夢室生三男一女男曰次石
次磨次矸女最後生幼嗚呼公篤學力行修道進德
精識博聞鮮與倫比亦可追配前賢為來世學者宗
師而或者之不知其論有異焉然何必求知於今之
人直百世以俟知者知耳運忝在交朋之列從游最
久觀德行於前後亦有人所不及知者此皆得於目

而非得於耳可以傳信其辭曰

天與之德既仁且直歛之在身自用則是不施于

人澤靡普及時耶命耶悼民無禄

護喪所吊狀

成大谷

自千里之遠發使告衆此豈今人事得人傳語聞訃逾三日得見下狀果與前所聞者不謬南向大哭呼天而天不語罔極奈何斯人吾不敢與之為友仰之若喬嶽敬之如嚴師樑摧奄及吾將安倣雖所居絕遠若人鬼之不相見時有以書問相及擬代顏色且喜各保性命頗自慰解今也見背獨生何樂吾欲速化相尋於泉壤然死者之有知無知未可知則此亦何可必也官家方興大役家僕止有數箇盡在縣庭執事玆未亟發遣健力奔問

子妾之侍在几筵者此恨如何借来使之力賻布二端祭果棗三斗送上家貧力不從心忙忙恨恨

壬申二月日成運得氣證朝夕爲鬼

德川享祀祝文　崔永慶

學務爲已識造明決道存守爲功俾距闢

南冥先生集追録

祭文萬曆乙卯七月

國王遣禮曹佐郎安璥諭祭于卒　贈議政府領議政曹植之靈惟靈河岳孕秀日星降精凝嚴純粹正大剛明壁立萬仞逈脫塵氛德兼四科勇奪三軍居敬聖功克致涵養配義正氣塞于穹壤直內方外克實有輝道盡修齊學造精微隱非忘世窮豈潔身跡雖丘壑心實君民格言至論前後封章白駒載縶丹鳳未翔則反手間可鑄虞唐湯聘徒勤莘耕不起畏畜陽德終莫之施粤惟我

東海外中華種學談經固非不多措之事業無
一庶幾賢臥烟霞有何施為然民愛賜到于今
日凜然高風頑廉懶立缺昔我先王緇衣好賢超
秩諫長用貴重臯左右無人數奏未悉　贈不
稱德　謚亦有闕為士林痛且數十載茲賁文
典盖亦有待顧予寡德恨不同時高山仰止九
原難追多士抗疏適啓憤悱有臣力贊百年公
議棖植表章斯文盛事遄加徽　贈謚之美
謚生既特立襃纍功名歿後褒崇何得何榮曠世相
感自不能已瞻彼南服遂矣千里過魯之祀無因自

致敬之禮官式陳泂酌不巳者存庶斯來格

又 丙子七月　　門人鄭逑

昔日高堂爛若日星清通洒落激發風霆今日空山宿草飛螢寂寞戃怳靡接靡聆愧此不敏煩誤誨銘頑質猶初歲月推遷言徒在耳怵惕何嘗撫省松楸感想儀刑精爽諫壁若昏而醒覺拜陳詞山日將曛

又 丙午十一月　　前人

泰山一頹歲月于荒忽焉三紀倏若電光既纏音徽觸目悽涼人心一壞世道堪傷盛德高風愈久

彌彰有山峩峩有水洋洋渺余小子白首迷方平
生悔吝回首心茫桑榆欲勵志力不強孤負厚望
愧汗沾裳宿草空山古木蒼蒼精爽如存先生不
亡追惟舊陪感淚盈眶潔誠爲羞敬薦一觴

又 丙午九月　　觀察使柳永詢

天賦衷文英邁崛起金精玉溫實鍾間氣道巖出
處德尊敎義伊志顏學淵源所自吾旗回符已程
攸始早卜雷龍巖修有地晚築山天樂我簞食君
民分內遇遯之否鳳凰麒麟爰出其類清風所激
懦夫亦志永詢謬以後學受此重寄未及趨丈每

懷與謂今躡宮墻清廟有闕彷彿儀刑陟降庭止
物雖至薄庶幾右只

德川書院上樑文　吳長

兒郎偉伏以日月彥長衣殷禮夙稱於新宮風塵
淨海方舊貫可尋於遺礎喜人心之不死知吾道
之未灰恭惟南冥先生維岳降神于帝其命五百
年間氣脚跟不待於文王三千載偏荒脈絡遠紹
於箕子自早年獨得夫書言象意之表悟宗學多
滯於文辭訓詁之間抱卵雷龍舍中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養珠山海亭上操之者存索之者精太乙真

君高拱一元之沖漠百勿神旗驚走九竅之魑魅精神表裡古今力量彌綸宇宙道由我立豈不韙堯舜君民身與世違亦安能俯仰流俗明夷在腹不待主人之有言乾晦雜陽竟全潛龍之勿用雖一身自甘於丘壑即大功已著於裁培判義利公私之分南軒有功於孟子明天德王道之學伊川增光於孔門不待著一書名言法語足以淑人心而開後學可以奮百世清風苦節能令頑夫立而懦夫廉喚醒醉死餘魂障迴狂瀾既倒趙璧立赤幟人驚耳目之頓新龍門有斧痕孰知腁胝之偏

益因時救弊吾道即然推己為人能事畢矣嗟來
稼之遑蘖遽日觀之見頹南極一星彩還紫微之
舊宅東魯諸子心殞昌平之葬墻于經于營緣緣
其室即通以享以祀實由不謀而同規矩悉稟於
守愚綿梓分掌於奉役餘廿年春秋虔事忽一朝
兵火為災廟貌毀而道不墜吾捨此而奚適事已
定而計未定時不可乎再奉審用前基更築新宇
允間架制度盡遵乎舊規欲尊奉依歸永效於後
日薦梓松嶺霜袖立立之高人十里挹川鏡涵澄
澄之止水事類白鹿之重創實著卅龍之循名儔

功已鳩虹梁將舉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廣視於前而生韡立則參於前坐則倚於衡願長言而歌頌少停工斵同此歡呼拋梁東森森松檜護玄宮下有金龜扶大石東封第第占爽餘風拋梁南醉醒亭影蘸寒潭欲識此間真景象夜深秋月洞澄涵拋梁西萬丈頭流天與齊太白光芒霜雪映玉皇留嶼前浮霓拋梁北奔流萬壑由岩泐此去海門縱云睞爲科不舍可窮拯拋梁上尺五帝臨光盪漾宇宙棟樑孰主張躋攀無路獨瞻仰拋梁下優優搢紳盡儒者籩豆年年春復秋精靈陟降報純嘏

伏願上樑之後士習就正儒風大亨式禮莫愆
祭祭盡誠意之享聞風而起彬彬蔚多士之興
山可夷谷可湮詎可墜河南之揭號遵其教守
其道永勿替岳麓之建祠

洞友玉川子冊而莘亂士成買之給三十文

南冥先生集卷之四終